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1/PV.86
5 December 1986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

第八十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11月26日星期三，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乔杜里先生 (孟加拉国)

嗣后：黑纳尔先生 (副主席) (苏里南)

一 巴勒斯坦问题〔35〕：(续)

(a)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

(b) 秘书长的报告

(c) 决议草案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6-64567/A

上午10点25分开会。

议程项目35(续)

巴勒斯坦问题：

- (a)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A/41/35)；
- (b) 秘书长的报告(A/41/215-S/17916)；
- (c) 决议草案(A/41/L.38至A/41/L.41)。

曼苏尔先生(也门)：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了，但是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有待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已经成为大会不断讨论的议程项目。四十年已经过去了，局面仍然没有改变。巴勒斯坦问题越来越成为联合国其它老大难问题的一部分，例如中东问题、纳米比亚问题和南非问题。

当然，联合国已经通过其决议表达了关于如何解决该局势的观点，但是如果这些决议没有得到实施，它们的实际价值又是什么呢？更糟糕的是，阻止这些决议实施的实体象其它会员国一样，在这里以及本国际组织的其它论坛占有席位；这一实体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以色列，甚至推行了一条拖延解决问题的政策，因此加深加重了整个人民的苦难。当我们回顾自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建立以来，兄弟的巴勒斯坦人民在几十年里所遭受的苦难，我们对这一局势深感痛心。巴勒斯坦人民被剥夺了家园，他们住在难民营或关进监狱，或关进拘留营，或在可怕的犹太复国主义占领的枷锁之下，受尽耻辱，而全世界对这一可怕的人间悲剧却无能为力。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家园被另一些人占领了；它成了无视该土地真正儿女的人的家园。巴勒斯坦人民被剥夺了家园，过着流放的生活，历尽苦难。

巴勒斯坦现在成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的家园。这一局势使人想起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不想深谈这个问题。如果不是由于以色列采取的目空一切的傲慢态度，他们是不会在那里的。

以色列对联合国采取的态度似乎以色列既是冲突的一方，又是冲突的法官。

它试图破坏并削弱本组织的信誉，并损害其威望。

我希望这个问题的讨论将很快结束，不然的话，将发生战争，这一战争将越过该区域的边界。当然，以色列应对这一局势负完全责任。它拒绝听取理智和逻辑的呼声，拒绝接受通过联合国所表达的世界公众舆论的判决。

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作为中东问题核心的巴勒斯坦问题是对本组织的一次考验。它一直是一个严重的国际问题，这对联合国的信誉和威望是有害无益的。它还说明了本世界组织的弱点，因为本组织无法实施其自身的决议和决定。除非我们建立根据《宪章》所规定的有效安全体系，使本组织能实施其决议和决定，它的信誉将继续成为问题，它的有效性和威望将继续受到损害。此外，那些犯罪者虽然在几乎所有的联合国决议中遭到普遍的谴责，它们仍然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他们知道国际社会没有有效办法实施其决定。

巴勒斯坦问题是对人的尊严和人类各项崇高目标的否定。它也是一个涉及多方面问题的人道主义问题，它关系到几百万受苦的巴勒斯坦人的生命问题，他们有的作为难民流落他乡，或生活在处于外国统治之下的被占领的领土上。国际社会对它们的困境了如指掌，同时由于地理上的近似以及塞浦路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传统的友谊纽带，使塞浦路斯人民对他们的困境也非常清楚。塞浦路斯人民对于他们在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英勇斗争也深深了解。

由于1974年对我国的侵略和占领我们自己也有二十万难民，这就使得我们对巴勒斯坦问题及其人民返回家园和领土的愿望有切肤之痛。把一个人变为难民，这是严重的非正义和重大的犯罪行为。

下星期，即12月1日，国际社会将庆祝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在给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先生的信中，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斯皮罗斯·基普里亚斯先生，

“再次重申塞浦路斯一贯支持并坚决声援巴勒斯坦人民为恢复其不可剥夺

的权利并建立其独立的主权国家所作的努力”。

塞浦路斯总统继续说：

“我们向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英勇斗争表示致意，并再次强调指出，只有通过实施联合国有关决议，才能公正可行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作为联合国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塞浦路斯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各项权利，其中包括其自决和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权利。

我们一贯认为，必须让巴勒斯坦人民参加有关他们前途的任何和平谈判。任何旨在公正并永久地解决中东问题的进程都不仅应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同时应按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参加这一进程。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至今问题的解决不仅未获得任何进展，反之，局势正在进一步恶化，它进一步加剧了无辜的人民所遭受的痛苦。

塞浦路斯将竭尽全力促进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和贯彻联合国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和决定。

我们对巴勒斯坦人民、对所有苦难中的人民，包括我国人民，都有责任确保不再存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和平与正义能够实现。我们相信，在《宪章》原则的基础上，联合国能够在促进我们世界的和平与正义方面起更加重要的作用。

我们能够在《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进一步努力实现崇高原则和我们各项决议中的规定，因为，我们必须在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决定的基础上，在联合国的范围内最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该区域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使那里所有的人民都能够在和平与安全中生活和繁荣。

艾哈迈德先生(文莱国):文莱国再次与其它国家一起讨论这一非常悲惨的人类悲

剧，这是大会中一个长期的问题。

在现代史上，没有任何问题象巴勒斯坦问题那样得到国际社会如此长久的关心和了解，在国际论坛上得到如此详尽的讨论。自从1945年联合国创建以来就一直承担了处理巴勒斯坦问题的责任。在两年后的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了181(II)号决议，批准了把巴勒斯坦分为两个国家的分治计划，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然而，这一决议只得到了部分的贯彻，即以以色列国的建立。从那以来，以色列没收了阿拉伯土地并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定居点。以色列还吞并了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使冲突进一步复杂化。

因此，以色列不仅为本国人民根据联合国的决定获得了家园、而且还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剥夺了巴勒斯坦人民的独立的国家。巴勒斯坦人还成了以色列侵略和镇压政策的目标。他们承受了一系列战争和屠杀，他们的经济资源不断遭到掠夺。令人遗憾的是，阿拉伯邻国也未能幸免。到今天为止，以色列继续对阿拉伯邻国推行侵略和挑衅政策。

以色列在1949年被接受为联合国会员时的条件是，以色列遵守1947年第181(II)号决议和1949年第194(III)号决议的条款，其中包括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和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的权利。几乎四十年已经过去，以色列尚未完成其贯彻这些决议的义务。因此，长期的冲突不仅仍然没有解决，而且已经升级，把中东变为一个暴力和动乱的区域。其结果已经超越了区域的范围，并证明使一些国家的关系变得紧张。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找到解决方法。解决问题的任何拖延只会使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和拖延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和困境。在解决中东区域持续冲突的核心问题巴勒斯坦问题的一项公正和持久解决方法中，以色列必须全面和无条件地从巴勒斯坦和1967年以来占领的其它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撤出。也必须承认返回家园的权利、自决权和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

部分或单方面的努力永远解决不了任何争端或冲突。因此，冲突各方必须进

行和平谈判。我国代表团完全相信，对巴勒斯坦问题这种关键性的问题来说，在 1983 年提出并得到非斯最高级会议赞同和大会第 38 / 58 C 号决议支持的国际和平会议是恢复中东和平的唯一机会。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常任理事国和冲突有关各方，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必须参加在联合国赞助下的拟议中的有关中东的国际和平会议，巴勒斯坦人也必须能够通过自己唯一合法的代表，巴解组织参加任何有关他们的决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接受的这一和平倡议遭到以色列的断然拒绝。

必须尽力促进关于中东的国际和平会议尽早召开。必须恢复巴勒斯坦人民早就得到普遍承认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为了结束巴勒斯坦人的困苦，国际社会必须再次激发出召开国际和平会议的热切期望。这包括促使以色列重新考虑其对这次会议的立场，并停止对巴勒斯坦人和邻国中的阿拉伯人实行侵略和扩张政策。

最后，我国代表团希望赞扬联合国秘书长和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主席和成员，他们为动员国际舆论和促进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和持久解决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我们对于受到野蛮压迫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感情，同我们对受到南非种族隔离野蛮镇压的人民的感情非常相象。我们深切地同情两国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以及他们在可能的情况下以和平手段、如不可能以其它手段获得自由的决心。

我们在南部非洲的经验是，顽固态度不会有好下场。比勒陀利亚白人少数政权的暴力和顽固态度的结果已经最终开始揭示种族隔离的巨大悲剧。在种族隔离土地上的政治暴力已经如此司空见惯，不管南非的统治者喜欢与否，种族隔离都已经成为一个代价高昂的意识形态，继续推行这一意识形态只会加速南非走向灾难。

在圣地的以色列统治者的顽固态度也是一样。只要以色列国仍然幻想着自己的安全和生存完全取决于其武装部队的不可战胜的神话的话，世界那个地区的暴力和死亡就不会结束。历史并不在这种幻想一边。事实上，目前在中东各地

肮脏和拥挤的难民营中挣扎的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人绝不会放弃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因为他们知道，历史的判决归根结底将有利于自己。他们绝不会放弃为在他们祖先的土地上建立一个自己的独立国家所进行的斗争，以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在和平和自由中实现自己的愿望。

我们没有问题：博茨瓦纳承认以色列国存在的权利。我们不准备以默许或不参加来卷入对该国的消灭。换言之，我们不会以默许或不参加来支持任何试图在以色列犹太国的废墟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同样，我们也绝不会接受以色列国的说法：在西岸和加沙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将对犹太国构成安全威胁。因此这是不能允许的。我们不接受这种说法是因为，这种说法的逻辑是，应当允许该区域危险的现状继续下去，因为这不威胁以色列国的安全。我们认为，反过来才是正确的。只要巴勒斯坦人民没有在自己的国家享受安全、和平与自由，以色列国和以色列人民就不会有安全与和平。

因此，我们坚持在巴勒斯坦存在两个独立国家的可行性：一个是在安全和得到承认疆域内的犹太人民的国家，这就是在1967年以前以色列国划定的边界；另一个就是在西岸和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国家。这是我们将接受的那种解决办法，也是我们必须努力说服以色列人民接受的办法。

但我们怎样取得这种解决办法呢？我们认为要通过谈判，因为我们坚信，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战争只会使双方走向灾难。如果双方都准备为他们互相矛盾的目标斗争到底直至最后一个阿拉伯人或犹太人的话，那么我们能为中东设想什么前途呢？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战斗到底或战斗到最后一个阿拉伯人或犹太人。我们坚持认为，巴勒斯坦的疆域大到足以容纳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正如我们一向坚持认为南非以其财富足以容纳白人和黑人一样。即使在那里，也没有必要战斗到底或直至最后一个黑人或白人。

当今中东存在的环境是，阿拉伯国家的拒绝主义分子拒绝以色列有权生存的任何说法。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举行关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新的平等管理方

法的谈判。我们必须坚持认为，只要以色列受到彻底毁灭的威胁，只要那些敢于奉行和犹太国进行妥协与和平的国家受到外来谴责的威胁，就不能进行谈判。

我们在南部非洲看到过这一切，我们不是在信口开合。我们在南部非洲看到过这一切，那里曾经存在过历史长久的帝国、欧洲帝国、其中一个延续了五百年。但是，正象日夜更迭一样，所有这些帝国都消失了。它们不能够再延长是因为其受害者不再能够容忍奴役般的生活，他们拿起武器并最终取得胜利。正如南非人民将最终战胜种族隔离一样，巴勒斯坦人民也最终战胜以色列对它们领土的占领。

我们还看到，灭绝的威胁——那怕是想象的也吧，都能够在外来的惊恐万状的少数人的不稳定的大脑中带来极度恐慌，他们发现自己处在一种有爆炸性的固有的民族主义之中。我们认真地看待南非白人设区中的极端分子阶层中非常流行的自杀倾向。我们知道，其中有些人受种族主义的蒙蔽，对一个非种族主义的南非的概念的态度如此偏激，甚至愿为保卫自己的罪恶和混乱的信念进行屠杀。换言之，如果他们走头无路，或被迫放弃他们的信念的话，他们将乐于进行自杀。有必要吗？我们说“没有”。

正如我们从来没有停止向我们在南部非洲的白人兄弟宣传和解、爱慕与和平的信息一样，我们认为，阿拉伯世界的国家要算历史总帐的任何努力都只会加重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阿拉伯的拒绝主义只会造成以色列内战争狂热的有利环境，在那里濒临灭绝的恐惧将变得实实在在并十分危险。如果以色列人最终认为，他们的生存只有通过继续现状得到保证的话，那么受损失的将是巴勒斯坦人。

我们不能要求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就他们国家的前途进行谈判，然后反过来要求巴勒斯坦人民在战场上解决他们的冲突或争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迫使比勒陀利亚的白人少数政权解除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禁令，与他们谈判，然后反过来却支持以色列拒绝撤出阿拉伯领土，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与其谈判。

我们即不支持南非关于在考虑谈判前非洲人国民大会应该放弃暴力的自以为是的要求，也不支持以色列关于其不能与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巴解组织进行谈判的玩事不恭的主张。是谁引起南非的暴力的？不正是种族主义暴政制度的创始者吗？南非黑人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这种制度之下，以色列又是如何使自己永久存在的呢？它不正是采用对其邻国进行大规模暴力手段的吗？

但是我们不要忽视以下事实：巴解组织同样必须接受以色列存在的权利是进行有意义谈判的不可缺少的基本前提，而不应该继续对这个权利模棱两可。巴解组织接受以色列国——不管是否是“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存在这一事实并且与其达成协议并不会损失什么，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的其它组织早已承认在它们中间存在着一个欧洲祖籍的南非人部落这一事实，并准备与这个部落就南非的前途进行谈判。当然除此之外的任何选择都将是灾难性的。

我们诚挚地希望巴勒斯坦人民很快能在似乎无止境的战争状态中看到自己的出路，长期以来战争一直是它们这一地区的特点。

纳希德先生（马尔代夫）：自1947年5月通过一项决议使巴勒斯坦分治以来39年过去了。在中东的历史上这39年是引人注目的。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问题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两个问题都不可能孤立地加以解决。不可能达成只有参加冲突的一些方面参与的部分解决办法，因为不可能有单独的和平。

我国政府认为巴勒斯坦人民要求有自己的国家是合理和正当的。当前的形势是巴勒斯坦人被不公正地剥夺了自己的国家。他们被剥夺了基本和不可剥夺的自决权。不管作出多少法律或外交的努力都不可能改变如下事实：巴勒斯坦人民现在没有国家，并且自从1948年建立以色列以来巴勒斯坦人成了他们自己国土内的难民。巴勒斯坦人民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有权利恢复自己的基本人权。

我们认为中东之所以实现不了和平就是因为以前为解决这个问题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没有考虑巴勒斯坦人的直接利益。我们还认为任何旨在达成一项解决办法的谈判如果不考虑巴勒斯坦人民要求有一个国家的问题那是注定要失败的。为此必

须让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任何关于这一问题的谈判。在这方面，我们赞同关于巴勒斯坦的《日内瓦宣言》，并呼吁召开中东国际和平会议。

我们相信与这个地区直接有关的各方在解决中东冲突问题上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再次强调，以色列如果不无条件地全面撤出其自1967年以来所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全部巴勒斯坦和其它阿拉伯领土，不恢复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行使包括返回自己家园权利在内的合法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就不可能全面、公正和持久地解决中东的局势。

最令人遗憾地是，国际社会为在中东寻求一项全面和持久的解决办法所作出的重要的和平倡议和努力至今未能得到以色列的积极响应。以色列拒绝一切和平倡议，并且继续推行其扩张主义政策。我们谴责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政策。

我们对缺乏进展一事感到沮丧。正如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自其成立以来一直面临着这一问题，因为这是一个要求得到公正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尽管联合国进行了四十年的讨论和研究，但是联合国至今未能纠正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四十年前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被夺走，家人被驱逐，被迫生活在难民营中。如果说巴勒斯坦问题至今未能找到一项解决办法，继续得不到联合国的全面解决，那么这不是因为联合国没有作出努力，而主要因为以色列顽固地拒绝遵守联合国的决议和建议。

基贝地先生（乌干达）：我代表这样一个政府，这个政府经过五年反对暴政、压迫和独裁统治的人民斗争之后于今年1月在乌干达获得政权。这场斗争是由全国抵抗运动领导的，全国抵抗运动在胜利的时刻非常宽宏大量，在我们的国家内组成了一个包括具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政治和宗教观点的基础广泛的政府。

全国抵抗运动之所以能采取这样大胆的一步是因为这个运动是遵照十点行动纲领工作的，因此这个运动是靠原则而不是靠权宜措施作为指导的。正是这种坚定的政治基础决定了乌干达代表团对目前这场会议所审议的各种问题所采取的立场，

不管这些问题具有政治性质还是仅仅于改造联合国有关。

我国代表团充分意识到联合国——不管是在全体会议还是在各个委员会中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深深地激起了人民的感情。我们认识到一国代表团就某一事项采取的立场可能会在一个会员国集团中引起谴责、义愤和反对，而在另一个会员国集团中受到鼓励和赞扬。我们知道经济实力有限的小国，在遇到支持或就某些决议进行表决时可能会受到具有经济势力的那些国家的压力。在这种局势下，当一个小国对一个问题具有强烈感情但同时又不希望冒犯某些大国时，最容易的办法就是以讨好大国的方法进行投票，或者也许可以在投票的关键时刻偷偷溜走，这也许是一个容易的出路，但是乌干达代表团不能赞许或屈服于这样一种出路。

在我们的土地里也许即没有石油、没有黄金也没有铀，我们也许没有核能力，但是至少我们有原则，我们珍视这些原则。坚定地遵守原则使我们能够对当前讨论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不管这些问题是什么，阿富汗、柬埔寨、尼加拉瓜、对南非的经济制裁、非殖民化、轰炸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还是联合国的财政危机，我们就能作为一个自由的民族行发言或表决，而我们所依据的是我们所认为的正义和逻辑，而不是如任顺从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的一些大国的利益和欲望。今天我们正是本着这一点就巴勒斯坦问题采取自己的立场，发表自己深思熟虑的意见。

巴勒斯坦问题在本组织议程上已经有四十年了。这是一个给人们带来愤怒、不满和痛苦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对目前僵局最感到不安的是巴勒斯坦人民男女老

* 副主席黑纳尔先生（苏里南）代行主席职务。

幼目前的命运，这些具有众多智慧的人民被迫世代生活在难民营中，毫无结束他们痛苦和流离失所状况的迹象。那些不是在黎巴嫩的难民们大部分也是其他地区的难民，他们的生存常常是同样不稳定和很成问题的。因此，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并伴随着整个地区的不稳定。

长期以来，巴勒斯坦问题常被人误解或者有意地解释为是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国之间的冲突。有些人把该问题描述为难民问题，仅仅需要得到同情和慈善援助。人们常常忽略一个民族拥有自己独立国家固有权利的根本问题，在这个国家内，人民可以行使自决权。反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鼓吹者们利用世界新闻媒介把巴勒斯坦解放斗争和得到广泛承认的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渲染成带有消极色彩。为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再具有恐怖主义分子的罪名作出了重大努力，这种阴谋没有起过作用，也永远不会起作用。因此，巴解组织今天在本组织内享有观察员身份地位，接受职责并受益于这一地位所带来的特权。

大会于1974年在其第二十九届会议上通过第3236(XXIX)号决议时正式宣布了巴勒斯坦问题。该决议明确无误地指出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特别包括民族独立和主权权利，以及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情况下享有自己国家的自决权利。同样，大会还承认通过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的巴勒斯坦代表权，巴解组织已享有观察家身份地位。

大会后来的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又一再重申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决议为考虑到所有有关各方合法利益而全面解决中东问题奠定了构架。即使是向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样以色列传统的欧洲朋友也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在中东问题解决方案范围内的自决权利，并宣布巴勒斯坦人民应该通过巴解组织参与和平解决方案的谈判；欧洲共同体在维也纳作出了1980年宣言，并后来又重申了该宣言。

尽管在紧急需要找到解决中东问题办法方面达成了协商一致意见，作为本问题

核心的巴勒斯坦人民合法的要求仍未得到满足。 在实现全面解决这一问题方面缺少进展的主要原因仍然是以色列的顽固态度和本组织内一些重要成员缺少政治意愿。 这样，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国际社会的意愿遭到蔑视。 以色列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条旨在阻挠充分执行联合国分治计划的道路。 以色列通过强行夺取邻近领土，使自己土地扩伸到分治计划所给予它的疆域以外，并吞并巴勒斯坦领土。

以色列继续推行—条全然无视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政策，并武断地没收和征用自1967年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在那里建立犹太人定居点。 以色列还制订出大幅度增加定居点的计划。 由于强迫驱逐政策的实施，巴勒斯坦人民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

特别委员会关于以色列行为的报告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萨雷大使的介绍性发言都生动地概述了以色列的活动。 鉴于耶路撒冷城和戈兰高地已被吞并的—背景，很明显的是，以色列政府的最终目的还要吞并西岸和加沙。

过去四十年来中东局势的发展表明有必要在联合国主持下采取协调—致的国际行动，找到可靠和持久的解决方案。 因此，我们坚决支持按照大会第38/58号决议的呼吁，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包括苏联、美国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的所有有关各方都应参加这次会议。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本组织内负有责任—些成员国阻挠召开这样的会议。

我们完全赞同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表示的关注，他指出：

“在中东，尽管多方作出努力而未找到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目前仍然令人吃惊地没有为各方所能接受和积极的谈判进程。 经验十分清楚地表明，这种僵局状况将会导致极端主义和发生更为广泛的暴力危险。 必须尽快开始由所有有关各方参加的—项谈判进程。 我仍然认为，在必要情况下经适当变动的联合国机制对实现此目的仍然是有用和可接受的构架。 现在人们广泛同意，可以通过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冲突所有各个方面的全面解决

方案来实现中东和平。”（A/41/L.1，第 1 页）

乌干达支持非斯计划，因为该计划为全面解决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我还愿重申乌干达的立场，联合国可为实现公正全面的中东和平提供构架。和平的构架如果能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就是公正的，如果能够考虑到该地区人民所有合法愿望和使所有有关各方都参与就是全面的。

正如穆瑟文尼总统于今年 7 月在亚的斯亚贝巴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认为，应该根据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使巴勒斯坦人民如同该地区其他人民一样享有自己的家园，在这块家园里，巴勒斯坦人民和他们的邻居能够在安全中生存。如果不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中东就有可能继续是不利于大家的大国冲突区域。”

由于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对于全面解决中东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必须参与此种谈判。

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地享有本论坛提供的机会，以参加这次辩论和表明我们对一项不仅对直接有关各方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的立场。

穆明先生(科摩罗)：自联合国历史上最多的国家首脑聚会一堂，庆祝联合国建立四十周年以来，一年时间已经过去。每一位国家首脑在向大会发言时都重申了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合作，以便打败战争的魔鬼、遏制世界各地紧张局势温床的最强烈愿望。

随着一年时间的过去，我们问问自己这一保证是否已履行，在国际社会为维护和平与安全所作的努力中是否已出现了明显的进展。

不幸的是，对此问题所作的答复是“否”，在这方面没有出现任何进展。这一点从三周以来我们的讨论中已明显看出。

在过去三周中，大会再次审议威胁到和平与安全的令人失望和极其危险的局势。

我们首先审议了柬埔寨、阿富汗、南非、纳米比亚的局势，今天审议巴勒斯坦问题，明天将审议中东问题。

所有这些地方的局势都是危险的，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这些局势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温床。

巴勒斯坦问题的历史同联合国的历史一样长久。四十多年来，联合国一直在审议这个问题。四十多年来，联合国一直在讨论这一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法。

为了找到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法而能够说或能够提出的都已说了。年复一年地通过决议，但却仍未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傲慢的犹太复国主义当局无视世界各国关于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呼吁，拒不执行联合国所有关于这些问题的决议，表现出了蔑视态度。

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执行大会的题为“巴勒斯坦的未来政府”的第181(II)号决议，这一问题本来早就已经解决，但众所周知，犹太复国主义者并非热爱和平之人。他们的血液里流动着暴力。他们在解决问题时情愿使用暴力，而不愿利用外交。建立非法的以色列国的历史是用这一领土的合法主人、阿拉伯人民的鲜血写成的。

以色列的历史充满了恐怖主义行径，首先是1944年11月6日斯特恩集团杀害了英国驻开罗的国务大臣莫恩爵士，1948年暗杀联合国调解员伯尔纳多特伯爵，1948年通过德尔纳辛屠杀进行蚕食，1956年的卡非·哈米斯屠杀，1967年的侵略战争，1982年毫无理由地入侵黎巴嫩。至今为止，以色列部队继续在黎巴嫩进行侵略，使暴力和恐怖不断升级，给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萨布拉和沙蒂拉进行的臭名昭著和令人震惊的事件。所有这些都证明以色列人并不热爱和平。

巴勒斯坦人民对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建立自己国家具有合法的权利，以色列必须从其非法占领土地上撤出，为在巴勒斯坦建立巴勒斯坦人的国家提供便利，否则中东就不可能出现和平。

巴勒斯坦人民已遭受了太多的痛苦，使他们继续受苦是对人类的犯罪。必须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而要想找到这一办法，那就必须真正抓住阿以冲突的根源，即巴勒斯坦问题。不充分考虑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愿望，包括他们返回自己家园，恢复自己的财产，实现自决、民族独立和主权的不可剥夺的权利，那就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同样，必须允许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平等地同其他各方一道参加关于中东问题的各种努力、审议和会议。

巴勒斯坦问题是一个人民为争取自由开展斗争的问题，他们正在为摆脱占领当局给他们造成的暴行而进行战斗，这一占领当局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的侵略和国家恐怖主义合法化，而这一人民的唯一过错就是为恢复自己的权利进行战斗。

以色列表现出了消极的态度，顽固地推行其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没收阿拉伯人拥有的土地，扩大其定居点的规模，增加定居点的数量这一政策，践踏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1949年8月的日内瓦公约，违反联合国的决议。由于这一原因，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局势继续恶化，这引起了人们日益的关注。与此同时，以色列继续通过逐步在经济和行政管理上将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纳入以色列的国家制度，迫使巴勒斯坦人口从自己的土地上迁移，以此继续推行其使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犹太化的政策。

巴勒斯坦的局势令人发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立即给予充分注意，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辩论已持续了几十年时间，但却没有取得多少进展，这是令人完全无法接受的。现在需要的是行动，联合国大会是制订和采取这一行动的适当场所。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最适当的行动是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由所有有关各方，包括巴解组织和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平等参加的国际和平会议。

最后，我国代表团感谢在塞内加尔的萨雷大使干练领导下的联合国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提交给我们一份十分明确的报告。我国代表团希望，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建议将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支持。

拉赫曼先生（孟加拉）：以色列继续对巴勒斯坦采取顽固态度不是对这个庄严会议厅的蓄意蔑视：它是对人类的侮辱。

以色列的行为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政权的行动。这些行动是经过几十年周密计算的战略的因素，目的是使这个非法实体获得合法性。如果它们成功，那就是对我们时代价值的一个令人痛心的注解。

巴勒斯坦的悲痛，散布在世界各个地区的巴勒斯坦人的痛苦，在占领区领土上受到束缚的阿拉伯人所遭受的痛苦，都是痛苦地在国际观众面前展开的一场悲剧的各个部分。难道我们能够对这场悲剧保持沉默，不采取行动，不提出抗议吗？这样做不仅是犯罪，同时还是懦夫的表现。

我国代表团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继续占领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在被占领土上践踏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权。

以色列继续无视联合国关于在占领区建立定居点的有关决议，亵渎穆斯林教的圣地。

以色列不受惩罚地进行“国家恐怖主义”，对邻国和无辜的男女老少进行攻击。

我们坚决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危机的核心。要想全面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保证以色列从自1967年以来占领的所有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包括圣城耶路撒冷全部和无条件地撤出

这种解决办法必须允许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合法权利，允许他们返回家园，同时在他们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一个主权和独立的国家。

这是结束这个地区三十年来遭受的悲剧、动荡和内战的必不可少原则。

我国代表团希望重申孟加拉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所进行的正义斗争。

孟加拉始终支持把非斯阿拉伯和平计划作为建立这个地区和平的坚实基础。

我们支持要求立即召开关于中东的国际会议，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所有其他直接有关方面以同等身份参加。

我们赞赏秘书长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随时愿意支持他进行召开这次会议的努力。

这个庄严大会每次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审议都提醒我们，我们时代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不要让我们的后代用手指点着我们指责我们没有公正地对待巴勒斯坦人民。

巴勒斯坦人民所要求的只是得到他们自己的家园。难道我们有权否认他们得到这一点吗？

霍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和巴勒斯坦人民无家可归的状况一直是当代大部分政治文件的一个中心议题。每年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投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然而巴勒斯坦人民今天仍然无家可归，巴勒斯坦的土地仍然象以往一样被无法无天的犹太复国主义篡权者占领。然而专业外交家和政治家，学者，有知识和博学的人们每年仍然重复同样的论点，尽管他们的政治和口头支持除了安抚这些受害人民之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如果这些决议有任何效果，巴勒斯坦的旗帜早就会升起来了。这么多年来毫无效果和没有结论的重复发言、主张、决议、修正案等等应该唤起沉睡的国际良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巴勒斯坦问题每年都被掩埋在成吨的表示同情的发言、胜利性的决议和支持性文件中呢？

联合国成立的时间并不比巴勒斯坦问题存在时间长多少；由于联合国内西方帝国主义力量的长期存在，联合国卷入了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巴勒斯坦问题的起源和正式记载，因此，甚至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受迫害情况负有一部分责任。因此联合国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期望同样的国际组织否认自己存在的理由并且恢复巴勒斯坦人民所谓不可剥夺权利是头脑简单和过于乐观的。

我再说一遍这句话：

“期望同样的国际组织否认自己的存在并且恢复巴勒斯坦人民所谓的不可剥夺权利是头脑简单和过于乐观的。”

的确，在今天大会上的力量组成是与四十年前极为不同的；但是，同样是事实的是，许多所谓不同的力量实际上是毫无关连，或者是完全被同化，或者基本上处于全球性的傲慢影响之下。

起支配作用的力量的特点或多或少在大会和整个国际组织内保持某种平衡，在整个世界取赞成态度的时候，比如说给予殖民领土独立问题，那么，决定就不是强制性的，因为这是由大会作出的；但是，如果决定是强制性的话，那么这只是少数人作出的决定，而不是大会作出的；通常这些决定又受到否决权的阻碍。

因此，联合国绝不是解决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巴勒斯坦问题的合适的地方。此外，巴勒斯坦问题的实质遭到曲解，以使使这个国际组织假装成为处理这个问题的合适场所。悲剧是如此严重，以至于长期以来，帝国主义的走狗进入到这个大会所代表的真正人类社会中来，而巴勒斯坦却在围墙之外，作为一个拥有观察员身份的旁观者；我们都变得如此麻木不仁，好像这些年来，没有发生什么错事。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厚颜无耻总应该有一个限度。

占领巴勒斯坦的问题实质上被人们误解了，歪曲了，因而也被颠倒黑白了。这不是一个具有一般性政治实质的国际问题，这些一般性问题可以规划到所谓国际问题一类中去。巴勒斯坦不仅仅是一块土地；也不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或历史景背的新建立的国家。它是巴勒斯坦，是伊斯兰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保护巴勒斯坦是每一个穆斯林的伟大的不可忘却的责任。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圣地之一。它是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到耶路撒冷夜行的抵达地点，在那里有一个圣殿，关于这个圣殿可兰经说：

“赞美真主，超越万物，他在一夜之间，使他的仆人从禁寺行到远寺，他在远寺来的四周降福，……”

巴勒斯坦是伊斯兰的领土，是伊斯兰的财产，也是伊斯兰的遗产，它带有伊斯兰的特征并仍然是伊斯兰实体和一个伊斯兰的现实。只有那些想背叛巴勒斯坦事业的人才企图使这一圣地还俗。它们企图把这一圣地国有化，从而非伊斯兰化，以便使这块圣地犹太化，只有到那时它们才能把这块土地变成犹太复国主义的恐怖基地；只有帝国主义被蒙住了眼睛的忠实追随者才承认这样一个占领。

巴勒斯坦和其他任何在这个世俗的领地占有合法一席之地之的会员国没有什么差别。由于巴勒斯坦慷慨地奉献出阿克萨清真寺，巴勒斯坦自然而然地就是一个超越国界的伊斯兰圣地，无论从历史上、地理上、文化上、精神上或实际上从法律上来说，都比联合国优越；穆斯林世界将永远不能高枕无忧，直到它们能确保，巴勒斯坦宪章能够超越那些毫无根据的国际决定，这些决定把巴勒斯坦的神圣土地拱手让给一伙阿什肯纳兹恐怖主义分子，使他们在中东的穆斯林之中，建立了一个毒瘤般的基地，同时，也设置了阻碍全面解放巴勒斯坦的障碍。

我亲爱的穆斯林弟兄和代表们，巴勒斯坦问题必须从一个正确的角度来看。因此，解决占领巴勒斯坦的问题应该从适当的文化、精神、以及巴勒斯坦的伊斯兰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仅仅是因为每一个问题的实质和其解决方法之间总是有着质上的一致，和相似之处，从犹太复国主义邪恶的存在，使巴勒斯坦神圣土地净化的问题对这一规律来说也不例外。除此之外，这样一个净化过程是一个紧迫的、宗教方面的崇拜问题，必须根据巴勒斯坦宪章的伊斯兰准则进行。当然，国际机构也可以，如果这样决定的，试图通过以和解的精神，迫使阿什肯纳兹复国主义者和平地返回他们在伦敦、巴黎或布鲁克林的家园，来解放我们的巴勒斯坦。但是，这个机构没有把他们送走。我们知道这些。穆斯林将根据伊斯兰的价值观念，把它当作具有宗教紧迫性的任务来做。

这个国际机构可以作出选择，或者把会员国资格让给犹太复国主义篡夺者，并把我们的巴勒斯坦兄弟弃之以旁，作为观察员，或者这个国际组织可以把非法者占领的席位让给合法者。

如果联合国大会诉诸于理智和正义，巴勒斯坦刚刚出现的历史性的对峙就会克服。如果大会不这样做，我们就将很快在被占领的领土上与敌人作战。这就是我们在占领巴勒斯坦问题上的行动计划和原则立场。

我想就美国在这个被错误地说成是阿—以冲突的问题采取的态度作简要的评论。美国政府很清楚，目前的冲突并非阿—以冲突：它是伊斯兰和异教徒的对峙。今天，整个伊斯兰世界和异教徒之间的对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美国政府至今一直站在异教徒一边，并对犹太复国主义异教徒毫无保留地提供援助。由于这一不明智的政策，美国的无辜的人民在生命和财产、安全与普遍受到的耻辱方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们仍然在付出代价，并且只要美国的政策不改变，他们就将继续付出代价。25年以前，美国国民不管其官方职务或社会地位如何，他们可以在所有的穆斯林国家不需担惊受怕、不需加以保护而自由地行走，但是今天，任何美国人，不管其职务和社会地位如何，他们在非洲北部、整个中东或其他穆斯林国家或拥有伊斯兰教徒的国家都不能感到安全。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非穆斯林国家，它们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形。在那些过去的好日子里，美国官员和旅游者不需要任何保护。今天，美国的军队要比25年前的正规军需要更为尖端的装备，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在美国以外的国民和财产，但是尽管这样，这支军队也经常无法提供这种支持和保护。这是因为，美国政府被犹太复国主义院外活动集团所操纵，为了占领巴勒斯坦的那些人的利益而无视了其本国利益。

犹太复国主义敌人巧妙地操纵了美国政策、美国选举和美国公众舆论。它能够使美国落入其圈套，让它们相信，以色列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是一致的，虽然与此同时，以色列是如此忘恩负义地甚至对其支持者进行监视。它通过告诉大家，伊斯兰教徒与西方是充满敌意的，来欺骗美国的公众舆论。每一个伊斯兰教徒在巴勒斯坦解放问题上所担负的保卫性责任被说成是伊斯兰教徒对西方的敌意，而我们希望，西方不要同占领了我们的圣地巴勒斯坦的腐朽的犯罪分子结成一伙。我们希望，美国人民将能从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爪牙中解放出来，这些人正通过各种

手段来操纵和利用他们。

卑鄙地占领着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在本大会试图通过毫无根据的指控现代最受人崇敬的穆斯林领袖的恐怖主义，来掩盖他在这里所代表的恐怖主义分子的罪恶面目。

我代表伊朗的伊斯兰教徒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向本大会保证，首先，本地区的伊斯兰教徒特别是伊朗的伊斯兰教徒将永远不会忘记在萨布拉和沙蒂拉所犯下的罪行；二、不管犹太复国主义的官员在任何国际论坛对我们作任何毫无根据的指控和粗俗的侮辱，我们都不会放弃在巴勒斯坦解放问题上我们的责任。

此外，国际组织仍然记得，装备良好的阿拉伯军队从来不会想到会击败占领着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军队。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捍卫者曾经不止一次地被犹太复国主义部队所击败，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是不可战胜的。但是，一小股的穆斯林战士不仅有力地驳倒了犹太复国主义部队不可战胜这一普遍的信念，并且恢复了自信以及对整个阿拉伯国家的自尊，愿真主保佑他们，在这个时刻不是作为阿拉伯人而是作为伊斯兰教徒，给丑恶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一个很好的教训，让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教训。

他们为了避免在本大会由于非法占领巴勒斯坦而遭受惩罚，他们不惜时机地利用一切有关或无关的问题，来混淆国际公众舆论的视线。他们利用了两伊战争、逊尼-什叶派问题、伊斯兰革命、原教旨主义与现代主义、东-西方对峙、共产主义、阿富汗或其它问题。

不管犹太复国主义者提出的这些论点的内容是否可取，我想重申，所有这些问题都不能为占领巴勒斯坦辩护，也不能转移我们在这里讨论非法占领巴勒斯坦问题的注意力。我感到深为遗憾的是，一些人已经上了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这一制造分裂的阴谋的当，他们在发言中和在行使答辩权所作的发言中，已经让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牵着他们的鼻子走，谈到了一些与此毫不相关的问题。

很显然，阿富汗的所有人民，不管是忠于现政权还是对现政权持批评态度的人，

所有的伊拉克人民，不管是在伊拉克国内还是在伊拉克国外庇护的人，所有的北非的穆斯林教徒，不管是在西撒哈拉还是在摩洛哥的伊斯兰教徒，所有的埃及的伊斯兰教徒，不管是那些向在埃及具有外交地位的犹太复国主义特务进行战斗还是保持沉默的人，所有的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基斯坦、孟加拉、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人民——总而言之，世界上所有的伊斯兰国家——都强烈反对占领巴勒斯坦，而不管它们之间存在任何国内冲突或任何分歧。因此，那些希望代表穆斯林国家的人最好还是不要允许罪恶的敌人利用这些分歧来进一步搞混国际公众舆论。

我也要重申，我们和所有其他穆斯林人应当分清犹太教这个摩西（愿他安息）宣布的神圣信息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主义无神论理论，犹太复国主义甚至把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家族的当地的犹太人也看作二等公民。最后，西方国家，不管在欧洲还是在美洲，必须相信，穆斯林对西方的贡献一直是一种觉得自豪、和平与建设性的挑战。穆斯林人一直遵守了自己的道义承诺，并将继续对东方和西方国家这样做。穆斯林人一直在自己居住的每个西方国家中有效和建设性地参加了所有行政、学术、经济和工业活动，穆斯林人同时总是为自己民族的国家的建设性和有益的活动作出贡献。相反，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一直以阴险的渗透、操纵、虚伪、贩卖药品和黄色腐朽材料著称。为了证明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特别是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这种特征，我想朗读一位逃出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写的这本书中的几个段落。

让我们从第7页开始。让我对这一文件作些评论。这是一位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写的，他在犹太人关于以色列“天堂”的宣传影响下离开美国，到以色列去永久居住和定居的。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得出结论，他必须逃离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地狱”。在回到美国之后，他在这本书中把情况告诉了美国人民。

有许多这类的书，其中有些我确信你们办公室里都有。但为了提醒我们一些同事，我决定拿出一本最容易得到的书，向你们读几段其中的内容。

在谈到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内部的歧视时，第7页上说到：

“就业机会有着同样的格局：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得到最好的工作，西班牙和葡萄牙家族的犹太人获得次等工作，穆斯林、特鲁兹和基督教人添补奴仆的工作，许多人失业。

“尽管我是一个来自美国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我在住房名单上排得很低，因为我与一个西班牙和葡萄牙家族的犹太妇女结婚。

“被剥夺住房是我对以色列中存在的强烈的种族主义的第二次经验。从我到达以色列的一开始起，许多人对我大声叫骂。我们美国犹太人只是得到宽容而已。”（《在种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以色列中一个美国犹太人的生活》，作者杰克·伯恩斯坦）

在第9页上，在谈到这个基地的所谓的民族性质时，作者试图表明他生活在一个警察国家中，他在这方面说到：

“象在纳粹德国那样，以色列所有人都被要求携带一份希伯莱语称之为‘良民证’的身份证。

“一天，我换了上衣并忘了拿出我的身份证就到特拉维夫的闹市区去了。一个警官向我走来并让我拿出‘良民证’。我告诉他我把它忘在另外一件上衣口袋里了。

“由于我没有携带身份证，我被带到警察局。

“在警察局里，值班的警官告诉我，由于我没有携带身份证，我最多可被关押16天而不经审判。只需要警察小队长签署一份‘扣押令’。

我要求允许我打电话给我妻子，告诉她把我的身份证送到警察局来。这位警官给我两小时的时间交出‘良民证’。我打电话给我妻子，她把我的‘良民证’送来——就在两小时期限快要过去的几分钟前到达。如果她晚来的话，我可能会因为没有携带身份证而被关押16天。

“这只是表明以色列是一个‘警察国家’而不是一个民主社会的一方面。”

现在我要谈第1页。我希望，你们能够耐心一点，因为其中有些话非常有趣。

在第14页上，作者谈到了宗教歧视。这是第三世界大部分代表在第三委员会中正讨论不出名堂的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这一具体罪行方面没有一项针对他们的决议，而这种罪行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到处发生。

作家写到：

“以色列法律压制所有的宗教——例如，试图使一个犹太人转信其它宗教是违反法律的，即使这个犹太人是无神论者或人文主义者也罢。”

“允许基督徒在教堂内宣讲《新约》，但在教堂以外如果牧师或任何其他人讲述《圣经》中的教悔将导致5年的囚禁。”你们觉得怎么样？

“如果一个基督徒向犹太人送《圣经》或其它宗教刊物，将带来5年的囚禁，甚至基督徒对犹太人的善意行为，例如赠送食品，也可以被解释为试图将犹太人转信基督教，将带来5年的囚禁。”

“压制宗教的这些法律也适用于给犹太人任何礼物的伊斯兰信仰的人。这可能带来5年的囚禁。”

关于被占的巴勒斯坦的宗教自由和民主就谈这么多。

现在，更有趣的是关于以色列罪行的那一段。我读一读第27页的一段：

“因为以色列（前巴勒斯坦）就是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曾经走过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居民会尊重这一神圣土地和存在的宗教场地。”

“几乎所有的阿拉伯穆斯林和阿拉伯基督徒都的确尊敬这片土地的圣洁，甚至是虔诚。但是，只有一少部分犹太人怀有这种敬仰。95%的犹太人是无神论者或是闭关自守的人文主义者，他们不受十诫或关于罪恶的人类行为的其它限制的约束。”

“在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布尔什维克犹太人控制了‘圣地’之后，各种各

样的罪孽开始进入这片土地。在短短几十年中，这一圣地已经变成当今的罪恶场所。毒品贸易、滥用毒品、非法贸易销售、卖淫、劳务诈骗、暗杀、勒索、敲诈、伪造保险、侵吞贷款、政府工作人员和警察腐败。”

“以色列有一个总部设在特拉维夫附近的巴特亚姆的组织严密的犯罪集团，这一犯罪集团的许多成员是过去的罪犯和以色列军队的前突击队员，他们在使用武器和炸药方面技术精湛。”

“在以色列，由于政府和警察的腐败，犯罪集团可以公开活动。某些警察和政府官员接受犯罪集团的‘贿赂’，某些官员积极地参与犯罪活动。”

“一般的美国人听不到这一点”——我愿重复这一点——“一般的美国人听不到以色列的这一真实的侧面，因为在美国受到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控制的报界、电台和电视台对此闭口不谈。但是，在以色列有些报纸却报道了事实。例如：几年前一份希伯来文报纸中登载了一篇文章说，意大利黑手党40年内办不成的事以色列黑手党5年就做到了。以色列发展了中东最大的非法毒品出口集团，主要向德国和美国贩卖毒品。”——我愿提请那些在美国反对滥用毒品的人特别注意这一句。我愿为美国人民的利益重复这一句。“以色列在中东发展了最大的非法毒品出口网，主要向德国和美国贩卖毒品，他们甚至在德国和美国建立了销售网。”

我们在第三委员会听到贩卖毒品，点了所有国家的名，就是没有提到真正的代理人、真正的罪犯。

关于是该国主要特征的种族主义，我们读一下第30页：

“我是一个阿什肯纳兹族的犹太人，和一个塞帕德族的女犹太人结婚。大家都记得从那时候我在以色列遇到的困难。阿什肯纳兹族犹太人反对塞帕德族犹太人是官方的政府政策。这种种族主义在以色列根深蒂固，大大地分裂了犹太人。”

“一天我走进特拉维夫的一家咖啡馆，地方很拥挤，我在唯一的一个空位上坐下，坐在这张桌子上的还有来自摩洛哥的5个塞帕德族犹太人。他们知道我在学习希伯莱文时就帮我学习，这时一个蓝眼睛、象纳粹分子一样的以色列警察走进咖啡馆。”

“他命令我‘躲开这些胡希姆’，‘胡希姆’在希伯莱文中是‘黑鬼’的意思。

“我回答说，‘在我吃完之后。’

“警官拔出手枪说，‘现在就动。’

“‘你最好听他的吧，’咖啡馆老板说。这样我站了起来。

“警察站得离我很近，把枪对准我的脸命令我说，‘把咖啡和甜食扔在地上。’

“因为他的枪对准着我，我没有跟他争辩。我把咖啡和甜食扔到了地上。

“然后他说，‘滚开不许回来。’”

我们再读33页的另外一段，整本书都很有意思，就是需要时间。

第33页提供了犹太复国主义恐怖主义的证据。现在必须记住，因为这一基地的所有官员都是职业恐怖分子，还由于这一基地在理论上是因为恐怖主义而建立的，而使“恐怖主义”这一词得以流通，使这一基地变得能够为人们所接受，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由犹太复国主义基地指责其他人犯有恐怖主义，指控世界上所有好人。

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那么一切人都一样了；他们看上去也一样。因此恐怖主义者就安全了。但是这种办法是不会成功的。

至于恐怖主义，该书指出：

“当以色列于1948年宣布自己为一个国家时，这些入侵的犹太人增加

了自己占有的土地；但是这些土地仍然不到6%。

“为了安排日益增多的欧洲犹太人移民，犹太人需要更多的土地，但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拒绝出售土地。这样为了从巴勒斯坦人中得到更多的土地，这些倾向于共产主义的欧洲犹太人（阿什肯纳兹）采取了他们熟悉的手段——恐怖主义。

“他们第一次针对巴勒斯坦人采取的重大的恐怖主义行动发生在德尔亚辛的巴勒斯坦村庄。1948年4月9日晚上，两个犹太复国主义的恐怖主义匪帮——伊尔贡和斯特恩——袭击和屠杀了250多名男人、妇女和儿童。

“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的进攻德尔亚辛村的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这样说，‘这场屠杀不仅有理，而且如果没有在德尔亚辛的胜利就不会有以色列国’

“德尔亚辛屠杀使其他巴勒斯坦人慌忙逃离自己的家园。犹太复国主义的恐怖主义分子驾驶装有扩音器的卡车穿过巴勒斯坦的街道，警告巴勒斯坦人说如果他们不离开，他们就会遇到德尔亚辛的下场。这些犹太复国主义恐怖主义分子并不是在吓唬人，例如：

“他们在巴拉德埃什谢赫杀害了60名巴勒斯坦人。

“他们在沙沙炸毁了20座房屋，杀害了60名妇女和儿童。

“他们杀害了在耶路撒冷圣西蒙修道院工作的许多妇女。

“他们在利达杀害了250人。

“他们在达瓦伊梅赫村清真寺里杀害了200人，其中大多数是老人。

“他们杀害了51名正从卡弗尔卡塞姆农田回来的工人。

“卡巴比利姆的基督教居民从村庄里被驱逐出来，村庄遭到摧毁。村公墓遭到亵渎，73个十字架被砸碎。

“就在这些和其它一些恐怖主义行为发生的短短几个月内中，30万巴勒

斯坦基督教徒和穆斯林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或遭到恐怖主义集团的杀害，这些恐怖主义集团是由欧洲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犹太人组成的。

“在以色列于1948年5月14日宣布自己为一个国家之后，以色列的恐怖主义继续作出努力迫使更多的巴勒斯坦人离乡背井。

“自1948年以来这些犹太复国主义恐怖主义分子摧毁了350座基督教教堂和穆斯林清真寺。

“在此我要警告在美国的所有相信上帝的人——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

在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已经开始在摧毁宗教了。在以色列，他们差不多已实现了这个目标。”

我要向你们朗读的最后一部分在第35页上——他们是如何消灭反对派的。这一段很短，但是了解这些还是很好的。

“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犹太复国主义者不让任何人挡住自己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与纳粹分子勾结把下层的犹太人送进集中营。因此他们使载有252名犹太移民的‘祖国号’轮船沉没并不令人奇怪，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害怕这些移民可能会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在另一场事件中，当犹太复国主义者出于同样的理由使‘斯特鲁马号’船沉没时，760名犹太人丧生。

“甚至世界知名的人士也未能避免犹太复国主义恐怖主义和暴力。1948年，联合国为了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实现一项和平解决办法派遣瑞典的康福克·伯纳多特进行调解。康福克·伯纳多特赞成该地区的分治——一部分地区属于犹太人，另一部分地区属于巴勒斯坦人。这使想要得到全部领土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感到愤怒。这些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悍然蔑视外交、正义和一般的礼仪，‘清除了’康福克·伯纳多特。他和他的司机在乘车通过耶路

撒冷的街道时遭到暗杀。”

一个诚实的犹太人的证词——由于他致力于摩西所宣布的宗教我们极其尊重他，愿他安息——也许可以使大家相信犹太复国主义和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非实体的性质。让我重申在彻底消除这个犹太复国主义的基地之前，中东不可能实现和平与安全，因为这个政权的性质就是要使犯罪、恐怖、战争、流血和堕落永远存在。

幸运的是，该地区最近的事态发展给人们产生乐观的迹象。一小批认真献身的穆斯林能够摧毁占领巴勒斯坦的不可战胜的犹太复国主义军队。不要多久穆斯林国家就能团结起来把我们所有人从犹太复国主义的魔爪下解放出来。

伊卡扎·加拉德先生（尼加拉瓜）：自本组织建立以来，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就一直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四十年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和通过的无数决议都没有解决该问题，毫无疑问，这一问题是整个中东问题的核心。中东地区是许多场战争的场所，实质上所有这些战争的根源都在于以色列非法、不公正和持续地推行剥夺巴勒斯坦人民自决与享有家园权利的政策。国际社会自本组织成立以来没有为阻止这一政策所造成的痛苦、破坏和死亡作出足够的努力。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向第41届大会提出的报告是十分雄辩的。该报告指出：

“由于以色列所奉行的政策及其所作所为，由于在和平、公正、持久和全面解决问题方面缺乏进展，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和暴力继续增长，进一步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A/41/35, 英文本第5段）

该报告十分明确地证实了在以色列占领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恶劣和非人道的待遇。报告中还谈到1985年8月恢复1945年英国统治时期宣布的紧急状况条规，该条规是以色列推行镇压政策的主要工具。还提到肆意逮捕、施加酷刑、集体惩罚、破坏文化和对特别是在希布伦和耶路撒冷等地穆斯林圣地的亵渎；所有这些都是天天发生的。

我们早就知道谁应该对本组织不能解决这一问题负责。以色列得到华盛顿无条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支持。这一支持的形式表现在美国在安全理事会内曾经50多次滥用否决权，还表现在以色列在这种支持的鼓励下不断蔑视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

该委员会的报告所反映出的局势只能同南非野蛮不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所造成的局势划等号。那些把自己利益放在首位继续支持这两个政权的国家面对这些事实应该深思一下。这种支持把他们对人权的支持变为虚伪和空洞的花言巧语。

本组织所作出的努力体现在一系列构成解决中东问题基础的原则之上。

第一，巴勒斯坦问题是整个问题的关键因素。如果不尊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返回家园、自决、独立和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在世界那个地区就不可能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第二，所有有关各方，其中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平等地参加一切旨在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会谈、会议、谈判和大会是必不可少的。

第三，必须尊重不能通过武力获得领土的原则。因此，以色列完全无条件地从被占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上撤出是任何解决方案的基础。

第四，占领同以色列为了改变耶路撒冷地位而作出的一切规定和采取的一切措施，比如象没收土地和财产、颁布所谓基本法和将该城宣布为以色列首都等等都是无效的。

第五，必须尊重该地区所有国家在安全和国际上承认的边界内生存的权利，并使所有人民享有正义与安全。

第六，以色列在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阿拉伯领土上所推行的政策和所作所为是不能允许的，并且是非法的。国际社会已经谴责了上述政策和所作所为。

最后，我们认为，应该不拖延地召开1983年《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日内瓦宣言》提出的在联合国主持下有关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召开该国际会议将是在寻求公正持久的中东和平方面迈出的重大一步。在这方面，如果以色列和美国不再反对召开这次会议，就可表示出它们愿意找到和平解决该问题的办法。巴勒斯坦人民的

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必须参加该次会议，巴解组织不参加谈判，就不可能找到公正持久地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必须记住，召开该次国际会议和在安全理事会范围内建立筹备委员会都得到了不结盟运动的充分支持，不结盟运动在其第八届首脑会议上强调有必要尽快召开此次会议，并谴责以色列和美国在此方面所表现出的消极态度。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必须考虑到我国政府所赞同的不结盟运动的立场，安全理事会对设立筹备委员会负有主要责任。

最后，我们还要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尼加拉瓜充分积极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认为该事业是公正和必要的，而且因为我们发现——美国报纸昨天最新消息似乎也再次证实了这一点——尼加拉瓜同巴勒斯坦人民一样是同一帝国主义利益的眼中刺。我们共同斗争的目标——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实现正义与和平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主席：现在，我请塞内加尔代表介绍决议草案A/41/L.38, L.39, L.40和L.41。

萨雷先生（塞内加尔）：一周之后，国际社会将庆祝声援巴勒斯坦人民日，以此再次表明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声援，表明在中东恢复和平与稳定的愿望。

几天来，我们一直在大会讨论这一问题。所有这些一方面表明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表明如果我们希望该地区恢复和平与稳定的话，那就必须为解决这一问题找到公正和持久的办法。各会员国都十分清楚，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对和平即国际安全的威胁。因此，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必须汇集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在这一构架内，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自建立以来一直不遗余力地向联合国各有关机构提供有可能实现这些目标的建议。这表现在该委员会以建议形式提出的解决计划。大会还记得，以前的年会和特别联大上都批准了这一计划。

其他国际论坛也已通过这些计划，根据本委员会的倡议，在大会同意的情况下，

1983年8月29日至9月7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国际会议。那次特别会议特别建议召开一次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那次国际会议是呼吁各有关各方面进行对话的最好的表现形式。进行这一对话的首要条件就是不应提出任何先决条件。

由于上述所有这些原因，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向大会提出决议草案A/41/L.38, L.39, L.40和L.41。

决议草案A/41/L.38认为这些建议内容客观和切合实际，考虑到了所有有关各方的利益，明显的有益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因此，强调安理会有必要根据本委员会的这些建议采取积极行动。

这一决议草案同时也认为有必要为联合国调解委员会提供新的动力。

决议草案A/41/L.39专门涉及秘书处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作用。在此，请秘书长向巴勒斯坦人权利司提供所有必要的支援。大会知道，自建立以来，该司已通过自己的献身精神和客观态度成功地使公众舆论更好地了解理解了巴勒斯坦问题。

决议草案A/41/L.40涉及新闻部使公众更好地了解巴勒斯坦问题的活动，在此，我们欢迎新闻部杰出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该决议草案敦促新闻部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密切合作，实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特别新闻计划。这一计划具体涉及散发小册子和为新闻记者组织区域及全国性的会晤。

决议草案A/41/L.41是关于中东和平会议的。这一会议是对巴勒斯坦问题进行长期和富有成果的探讨的结果。在此所呼吁召开的这一国际会议是联合国对寻求公正与持久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作出的重要贡献。这一会议包括所有有关各方以及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因此，这一决议草案敦促所有会员国为召开这次会议加倍作出努力。

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负有责任。因此，敦促安全理事会建立——这是一个新的内容——一个筹备委员会，授权该委员会为召开这次会议采取

必要的措施。同时也要求秘书长在同安全理事会磋商的情况下为召开这一会议继续作出努力。

这四个决议草案的内容和措词都是着眼于一个目标，即通过允许巴勒斯坦人民履行自己不可剥夺的自决、独立和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的权利和通过和平方式在中东恢复和平。大会将注意到，这些决议草案体现出了温和、克制和客观的特点。大会通过这些决议草案将能再次表明为恢复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作出努力的决心，从而使巴勒斯坦人民恢复自己的合法及不可剥夺的权利。

主席：现在，我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昨天，11月25日，耶路撒冷最高机构的主席萨德·汀·阿拉米阁下会见了法国和联合王国驻耶路撒冷的总领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要求我向联合国各会员国的代表转交阿拉米所作发言的文本。这一声明内容如下：

“诸位阁下：我欢迎诸位，并感谢诸位接受邀请参加这一会晤，我本人作为伊斯兰最高机构的主席十分重视这一会晤。我们知道诸位对人道主义问题极为关注，知道你们正密切地注视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公民目前的经历，他们的困难条件、他们的痛苦及他们在被占领情况下在生活各个方面遭受的骚扰。”

“在向你们再次表示极其热烈欢迎的时候，我愿根据伊斯兰最高机构的决定，向你们介绍有关3个问题的最新情况：首先耶路撒冷公民最近遭到的严重侵略，生命受到威胁，他们的车辆和财产遭到焚烧，这使这些居民感到害怕和担心，因为我们感到我们不断地遭受卡赫运动某些犹太复国主义极端分子的威胁。

“保卫这些居民的安全、生命和财产是必须全面承担自己的责任并且结束这些侵略行为的那些当局的责任。伊斯兰最高机构要告诉大家，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公民感到他们的生命、财产和他们的神圣价值遭到极其严重的威胁。我们希望全世界尽最大努力确保这些公民的安全、使他们在和平中

生活。

“现在我要谈谈马曼·阿拉赫的墓地问题。伊斯兰最高机构信仰最崇高的价值观,该组织希望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和所有拥护人权的人们在马曼·阿拉赫墓地遭到公然侵犯时伸张正义,这块墓地遭到各式各样工具的亵渎,有人企图在墓地中延引下水道系统。虽然我们使用了一切可行办法,但是我们未能停止这一侵略行动。因此我们希望你们将支持我们,以便维护人类尊严,使这块墓地免遭亵渎,因为它是所有宗教都视为圣洁的。

“我希望向你们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有关被监禁者的问题,因为被监禁者遭到各种各样的虐待、忽视和侵犯,这不符合最基本的人权,我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要求占领当局向被监禁者提供法律和国际公约规定的生活条件。

“最后,我要向你们表明,由于遭到占领,我们正在承受巨大痛苦。我请各国政府使他们了解需要用国际力量来维护我们的生命和神圣价值。

“谢谢你们到这里来,我希望不久我们能在更好的条件下再次相见。

“谨致,伊斯兰最高机构主席萨德·阿拉米。”

主席:我宣布对这个项目决议草案的表决的时间将在晚些时候由日刊公布。

下午 1 点散会